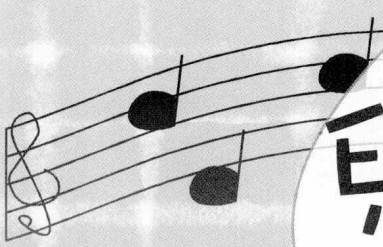


兒歌理論 與賞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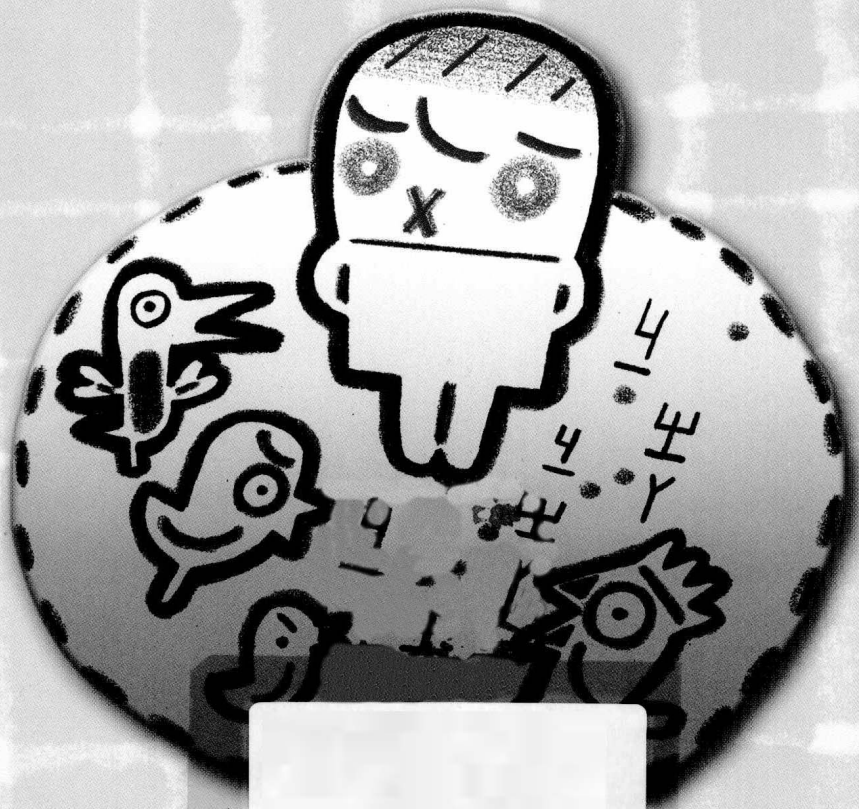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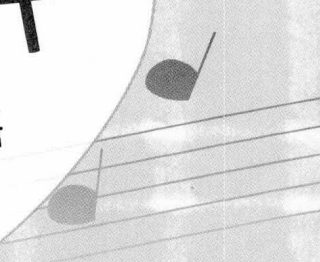
陳正治 著





兒歌理論 與賞析

陳正治 著

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兒歌理論與賞析／陳正治著．--初版．

--臺北市：五南，2007[民96]

面：公分．--（兒童文學系列；1XY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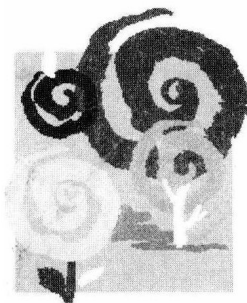
參考書目：面 含索引

ISBN 978-957-11-4625-6（平裝）

1. 童謠 2. 兒童歌曲

859.8

95025805



1XY4 兒童文學系列

兒歌理論與賞析

作 者 — 陳正治（250）

繪 圖 者 — 龔雲鵬

發 行 人 — 楊榮川

主 編 — 黃惠娟

責任編輯 — 王兆仙 連玉瑩

封面設計 — 童安安

出 版 者 —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 話：(02)2705-5066 傳 真：(02)2706-6100

網 址：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：wunan@wunan.com.tw

劃撥帳號：01068953

戶 名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中市駐區辦公室/台中市市中區中山路6號

電 話：(04)2223-0891 傳 真：(04)2223-3549

高雄市駐區辦公室/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

電 話：(07)2358-702 傳 真：(07)2350-236

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2007年3月初版一刷

定 價 新臺幣380元

林鍾隆先生序

陳正治先生的《兒歌理論與賞析》是一本很令人喜愛的書。作者對兒歌，不但下過工夫去「研究」，而且有「研究」的心得。

中國古來的傳統學術往往缺乏有才能的人去研究、整理，連古代科學的發展史也要仰賴英國的李約瑟來編寫，古代科學器具的蒐集也是由美國人畢先生在做，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。陳君肯為傳統的兒歌做整理的工作，這是第一個令人稱慰的。

編書，有編而不敢有所論說的，這種人，我非常懷疑。~~他既沒有任何見解~~，那麼在選材面臨取捨的時候，究竟根據什麼原則呢？這本書，有編，有著，~~作者用他自己的眼光去看東西~~，用自己的見解去了解東西，但不是固執己見，自以為是，更不是瞎子摸象，執一概全的偏見，而是先博覽眾說，然後加上自己的創見。如對兒歌的認識（兒歌是什麼？）、分類、表現手法的研究，都列出前人的見解，再談自我的主張。可貴的是，陳君的創見都比前人更為詳盡、周延。不僅有舊知識，也有新見解。這樣的書，才有「著作」的價值。這是令人喜愛的第二點。

每一種學術，前人可以「編著」，後人也可以再編著，但是兩者會因時代不同而在內容上有所不同。李白、杜甫的詩，不會有太空人，不會有核子。新的時代會有新的東西。新編的書和舊編的相比，如果沒有新的東西，就沒有浪費時間再編的必要。陳君很難得的收入了很多政府遷臺以後，在臺灣很多人改作、創作的新兒歌，令人看到兒歌的現代氣息。這是教人喜悅的

第三個成就。

若只為了「知古」而研究，對現代，對將來，沒有任何延伸的作用，那死知識，值不值得研究，就很令人懷疑。我們讀古東西是為求改善現在的生活，我們研究古東西是為了促進日後的推展。兒歌的式微，使現代兒童的成長中缺乏心靈上的愉悅和滋養。陳君有感於此，不但詳陳「兒歌的表現手法」，更倡導「兒歌的創作」。這種「有心」，是令人喜悅的第四個因素。

此外，大概由於陳君執教於教育大學，教育大學有幼教系，要培養幼稚園的師資，有語教系，要培養國小老師，因此，也談「兒歌的教學」等。這對從事幼教、國教的老師，是很具體的參考資料。

陳君對中國兒歌確實花了一番心血。筆者寫下這一篇讀後感，表達對他的敬意。

原載於《國語日報》兒童文學版

編著者案：林鍾隆先生為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及兒童語文教育家

顧大我教授序

兒童文學教育研究範本

——介紹陳著《兒歌理論與賞析》

錢賓四先生在談國文教學時，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同一首詩詞，同一篇古文，教兒童、教青年，都可以。只要教師直接引導學生進入文字中去，讓學生親自體會，如看風景，如聽音樂，如學游泳。各人有各人的領會，各人有各人的造詣。」問題是怎樣才能引導學生進入文字中去領略文學？

語文是裝載並發展人類智慧最富足、最便捷的工具；個人的語文能力越高強，欣賞文學、享受文明、接納文化的程度和機會也越廣泛，越深刻，越精確，越美善。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，也是我們為什麼要深植語文根基的理由。

對兒童接受文學陶冶而言，既不可以用文學的定義、價值、分類、句法、技巧等解說來實施；也不可以用作品的選擇、創作和教學理論來演練。那麼，引導兒童進入文學作品的文字中去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辦法，恐怕只有讓兒童口述、朗讀、背念或吟唱之一途了。而口述、朗讀、背念、吟唱文學作品中最淺易，最實用的，恐怕是「兒歌」了。

倒過來說：對文學的教學和研習而言，又不得不從定義、價值、分類、技法等分析上下

手；更不得不從選輯、創作、教學的要領上討論。陳老師正治先生在這方面可說是活用了「修辭學」、「文字學」、「語音學」、「文法學」、「詞構學」、「語意學」、「目錄學」的知識和條理，把語文教學和文學研究揉合起來，讓我們一再品嘗到「中國兒歌」中的字詞、語彙、音響、聲調、節奏的優美及其親切；讓我們重複感受著「中國兒歌」中的形象、面貌、色彩、情愫、智慧之豐富與愉悅。

他所選取的，都是文學的；所以每一首兒歌都富有激發情趣、鼓舞向善、提高器識的涵義在。他的研究是教育的，所以每一首兒歌，幾乎都可以鍛鍊兒童心志、氣質和知能。又因為他的解說提供教師教學參考的，所以處處站在兒童身心發展和生活倫理的觀點上發言。更因為他的著述是討論文藝學術的，所以他的解說，不僅是深入淺出，簡明扼要，而且是令人信服，絕無疑義的。真是一部兒童文學教育研究的範本。

陳老師說：「教師指導兒童學習兒歌，除了讓兒童得到快樂，培養健全的人格外，也可以幫助兒童發音正確，咬字清楚，語調富有抑揚頓挫的變化，懂得表情的配合，進而認識中國字，了解中國文字音和義的關係，並從兒歌創作中，增進語文的發表能力。」可知，陳老師的研究雖是從文學入手，他的目標卻在提升語文。畢竟懂得語文的才能談文學；談文學的，必須懂語文。這是誰也不能取巧或否定的。

原載於北市師院月刊

編著者案：顧大我教授為有名的語文教育家，曾服務於臺北市立師院

增訂新版自序

本書初版付梓，至今已二十二年。在這漫長的日子裡，一方面是新的文學理論不斷的發展，新的兒歌作品也源源而出，因此對兒歌的理論與作品的探討，有必要補充；另一方面是我擔任了二十多年有關「兒童文學」的課程，在講解兒歌理論或指導學生創作兒歌上，也積了不少的新資料，因此有了本書的修訂動力。

本書的前名是《中國兒歌研究》，1984年8月由啟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。增訂版於1985年9月改由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。

由於親親公司的出版重點改向兒童自然科學讀物，再加上本書增訂不少新的理論資料，也加強兒歌作品賞析，因此本書的增訂新版更名為《兒歌理論與賞析》，改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。

兒歌是兒童最早接觸的兒童文學作品。在本書初版的「自序」中，我曾這樣說過：

「在從前的社會中，可以說，兒童是生活在兒歌的世界裡。記得小時候，母親幫我們洗澡，她一邊用手沾著澡盆的水，輕拍我們的胸膛、背部，一邊口中念著閩南語的兒童洗澡歌：『拍三拍四，囡仔人，洗身軀，無戴誌。』我們聽了這首兒歌，已有洗澡的心理準備，再加上胸膛、背部碰了水，適應了水的溫度，下澡盆的時候，就沒有驚慌的現象。搖籃中的弟弟，咿咿唔唔的睡不著。母親一邊手編著草帽，腳踩著搖籃，一邊嘴裡輕吟著：『搖阿搖，搖到內山

去挽茄……』的兒歌。吟誦了幾遍，弟弟就安詳的睡了。我們跟鄰居的玩伴在一起，有時候朗誦『城門城門幾丈高』或『一放雞，二放鴨』的遊戲兒歌，有時候看到螢火蟲飛過，就朗誦『火金姑，十五暝』的兒歌，享受著吟唱和遊戲的快樂。那時候許多兒童的童年，都這樣的享受著兒歌帶來的快樂。」

「工業社會，很多父母忙著工作，忘了兒歌可以帶給兒童快樂，也有一些父母，早就忘了小時候朗誦過的兒歌，因此，很少朗誦兒歌給孩子聽或帶領孩子朗誦兒歌；再加上電視開播，孩子迷上電視，以及公寓林立，家家大門深鎖，孩子間的接觸機會減少，因此，兒童跟兒歌的關係就更疏遠了。」

「兒童得不到兒歌的滋潤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幸而，幼稚教育發達、普遍了，教育部頒布的幼稚園課程標準裡，明訂兒歌為幼稚教育的教材之一，要幼稚園教師指導兒童朗誦兒歌。兒童在幼稚園裡能接觸到兒歌，享受吟誦兒歌的快樂，這是令人欣喜的事。」

現在，時代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，父母的工作雖然更為忙碌，但是由於「少子化」的關係，對孩子的教育也更關心。有關兒童教育範疇的幼稚園、安親班、國民小學，都成了家長注意的機構，這些機構的各種教材，也引起家長的重視。在兒童的語文教材裡，兒歌是詩歌體的一種文體，教師和家長都應該熟悉它。本書在初版時，針對兒歌的定義、價值、類別、句法、押韻、表現手法、選擇、教學、創作等項，提出了他人研究的成果以及自己的淺見；現在增訂新版裡，除了略微修訂原來的看法外，又增加了〈兒歌的結構〉及〈兒歌在國小語文教學上的應用〉等二章，希望這樣的增訂，可以滿足關心兒歌教育的教師、家長以及兒童文學研究者的

需要。

在初版序中，我感謝了許多人，如家母林教女士、好友林武憲老師、市立師院實小劉元玫老師、市立師院匡繼武先生、內人張美英女士及市立師院提供兒歌資料給我的學生。這次增訂工作的序言裡，我還是要向他們表達同樣的謝忱。此外，我更感謝名作家林鍾隆先生、語文教育家顧大我教授，針對拙作撰寫宏文發表於報章雜誌上，並答應轉載於增訂版的序言裡。至於答應我改由五南出版的親親公司老闆歐陽林斌先生，本書精彩插畫的畫家龔雲鵬先生，以及辛苦編輯的五南總編王秀珍女士與主編黃惠娟小姐，也都是我要一再致謝的。

陳正治

謹誌於2006年9月4日

目
錄

林鍾隆先生序	
顧大我教授序	
增訂新版自序	
第一章 兒歌是什麼？	0
第二章 兒歌的價值	0
第三章 兒歌的類別	0
第四章 兒歌的句法	0
第五章 兒歌的押韻	0
第六章 兒歌的表現手法	0
	1
	1
	9
	1
	0
	8
	9
	2
	3
	9
	0
	0
	1
	(7)
	(5)
	(3)

第七章	兒歌的結構	151
第八章	兒歌的選擇	181
第九章	兒歌的教學	195
第十章	兒歌的創作	209
第十一章	兒歌在國小語文教學上的應用	219
附錄一	參考書目	249
附錄二	本書引用兒歌索引	255



第一章

兒歌是什麼？

- 一、兒歌的特質
- 二、兒歌與童謠的關係
- 三、兒歌與兒童詩的分別

兒歌產生在什麼時候？有的說，一有人類就有兒歌；有的說，它是屬於人類有歷史記載以前的事（《童話研究》，頁2）。兒歌產生的確切時間，雖然沒有肯定的答案，但是從舊社會中，母親哄孩子睡覺吟唱搖籃歌；兒童遊玩，隨口編造趁韻，不講求意義的歌詞；以及兒歌屬於最原始、最純樸的文學作品來看，它一定產生在《詩經》以前，也許人類剛能運用語言的時候就有了。

那麼兒歌是什麼？還沒有回答以前，我們先來探討「兒歌的特質」、「兒歌與童謠的關係」、「兒歌與兒童詩的分別」。

一、兒歌的特質

朱介凡說：「兒歌是孩子們的詩。從

孩子們的心性、生活、童話世界意象、遊戲情趣，以及兒童語言的感受出發，比起成人們的山歌、民謠，更要顯得：句式自由，結構奇變，比興特多，聲韻活潑，情趣深厚，意境清新，言語平白，順口成章……」（《中國兒歌》，頁27）

蔡尚志認為兒歌的特質有六項：「平易易懂的內容，自然流利的音韻，短俏生動的語句，兒童熟悉的背景，充滿遊戲的情趣，千奇百怪的幻想。」（《嘉義師專學報》十二期，頁167至173）

林武憲認為兒歌的特質有四項：「音樂性、教育性、趣味性、平易性。」

（〈兒歌的認識和創作〉）

綜合以上的見解，兒歌有以下的五個特質：

(一) 趣味性

兒歌富有趣味性。像遊戲歌、生活歌、急口令、顛倒歌，趣味性都非常高。

(二) 實用性

兒歌大都是敘述一件事或描寫一個物的特徵，介紹一般性的知識而且富有教育意義，因此，實用性很高。例如：

蜻蜓

郭玉吉

蜻蜓蜻蜓，

有兩個大眼睛。

大眼睛，大眼睛，

裡頭還有小眼睛。

——錄自《看一看，猜一猜》

這首兒歌，敘述蜻蜓的眼睛是複眼；

大眼睛中，包含了許多小眼睛。這是寫物的，有介紹知識的作用，偏重實用性，跟詩不同。

(三) 淺易性

兒歌為了適合兒童的生活經驗、思想、程度和興趣，因此，內容和語句都淺白易懂。例如前述的〈蜻蜓〉兒歌，內容明確，語句淺白易懂。

(四) 音樂性

兒歌是詩歌體的一種，除了文句簡潔外，重視押韻和節奏，因此，具備音樂性。例如：

只要我長大

白景山

哥哥爸爸真偉大，

名譽照我家。

為國去

打仗，

當兵笑

哈哈。

走吧，走吧，

哥哥爸爸，

家事不用你牽掛。

只要我長大，

只要我長大。



(五)文學性

兒歌是文學作品，因此每一首兒歌，也具備文學性。例如〈爬樹〉（見本書頁17）的兒歌，富有情趣及想像的美，形式也很完整。

二、兒歌與童謠的關係

明瞭了兒歌的特質後，我們來看看兒歌和童謠的關係。朱介凡認為，童謠跟兒歌不同。他舉了一首東漢末年，流傳在京師的童謠：「千里草，何青青？十日卜，不得生。」說千里草是「董」字，十日卜是「卓」字。它影射「董卓」，屬於政治性的預測、諷刺，跟兒童生活沒關係，是童謠，不是兒歌。（《中國兒歌》，頁8至10）

馮輝岳贊成朱自清在《中國歌謠》一書裡的主張：「占驗及政治的童謠，只是童謠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它的全部。」認為童謠的範圍，不該只限制在政治性。他又從字面上探討，引《爾雅》上說：「徒歌謂之謠。」及楊蔭深說：「歌，可作歌曲解，也可作徒歌解。」而認為：「童謠即兒歌，兒歌即童謠。」（《童謠探討與賞析》，頁43至45）

林武憲在〈兒歌的認識和創作〉的文稿中說：「兒歌和童謠，是同一種事物的不同名稱，其實都是『小孩子念的歌兒』，就好像『花生』和『土豆』，都是同樣的東西，只是說法不同而已。」

從以上兩種說法來看，後一種的理由較充分。語詞的意義會隨時間而改變。例如古代的「臉」字，只指面上的一部分，但是，現在的意思，已經跟「面」的意思

相同了。因此，我們不必把「童謠」限定在政治性的預測這一小範圍內，說童謠和兒歌不同。再說，現在大部分的人，都把童謠和兒歌當同義詞。例如陳子實編，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《北平童謠選集》；朱天民編，商務出版的《各省童謠集》，內容都是兒歌。而朱介凡編的《中國兒歌》一書，也收了政治性的兒歌，如134頁的東北兒歌：「中國骨頭外國肉，八國聯軍把你揍，俄大鼻是你親娘舅。」135頁的浙江兒歌：「田要少，屋要小，子弟不要考，免得殺，免得絞，免得商鞅飽。」民國初年，周作人在〈兒歌之研究〉一文中說：「兒歌者，兒童歌謠之詞，古言童謠。」由以上推論及證據看來，我們可以下個結論：童謠就是兒歌；兒歌就是童謠。